

军人的孩子早当家

■温 青

岁月有情

坐落在大别山脚下的信阳一五四医院,自1969年建院以来,见证了众多军娃的出生与成长。作为这所医院的工作人员,我对不少军娃的家庭生活情况比较熟悉。我感觉,他们中的不少人,都需要早早面对成长的磨砺与生活的考验。

那年冬天,信阳城飘着细雪,一五四医院妇产科的病房里,回荡着响亮且有些倔强的婴啼。某边防团三级军士长老周的儿子,在助产士仔仔细细地包裹后,完成了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照面。而此时,老周正在海拔4300米的藏北哨所,捧着手机等消息。

妻子发来的视频带着病房里的融融暖意。画面里,刚出生的儿子皱着小脸,哭声穿过呼啸的朔风,让老周的心分外激动。

老周把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披上大衣走出哨楼。零下30摄氏度的寒夜中,他长久地朝着大别山的方向眺望。那一刻,一个军娃与父亲的情感纽带,在云端哨所与故乡老区之间,悄然形成。

对于许多初降人世的军娃而言,他们的父亲或许正在千里之外的哨位上,在边关的冷月下,或是在深蓝的波涛里。那一声声通过电波传来的、略带杂音的啼哭,是一个“新兵”向老兵的“报到”。从那一刻起,军娃便注定拥有双重身份:既是懵懂的孩童,又是家庭阵地上的一名“战士”。

遥远的距离,是这些孩子童年难以磨灭的印记,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重的磨刀石。

他们爱的那个人,总是在远方。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爸爸的形象是具体的,又是模糊的——他存在于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存在于偶尔响起的电话铃声中,存在于“海里游、天上飞、风里钻”的故事里。

7岁的朵朵有一张手绘的“爸爸使用说明书”。那是一个下午,妈妈带她在一五四医院儿科输液时画的。那时,大别山的杜鹃还没开,窗外只有几株耐寒



的玉兰在风里摇。朵朵趴在输液椅扶手上,用护士阿姨给的圆珠笔,在病历本背面画了3页:第一页画着肩章,标注“戴这个的是爸爸”;第二页画着一部座机电话,旁边写着“晚上8点会响”;第三页画着一双大手,每根手指头都粗粗的,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抱过我的,我记得”。

每年,这些与父亲或母亲分隔两地的孩子都会经历那么一两次难以言说的别离。每当此时,不少孩子会默默站在门口,不哭不闹。这种克制的忧伤,让军娃们更早懂得:有一种爱,是隔着大别山与雪山,或是天空与海洋的凝望。

9岁的浩浩在爸爸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悄悄把爸爸的迷彩背包从鞋柜旁拖出来,藏进了自己的衣柜,用棉袄层层盖住,又在上面压了一只从一五四医院门前地摊上买来的布老虎。第二天清晨,全家人都找不到那只背包。浩浩躲在被窝里假装熟睡,睫毛却一直在颤动。妈妈轻轻掀开被子,浩浩“哇”的一声哭出来:“我把包还给他,他能不能不走?”

爸爸没有立刻回答。他蹲下来,把浩浩的手放在自己胸前:“你摸摸,不管爸爸走到哪儿,你都在这里。”浩浩摸到的,是衣服下有力的心跳。

多少日子里,军娃和母亲组成了亲

密的“战斗小组”,在杂乱却有序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中一起成长。那些曾经柔弱、渴望得到丈夫安慰的妻子们,渐渐在生活的硝烟中变得更加坚强;她们学会了一边炒菜,一边留心房间里的动静;她们熟悉医院儿科的流程,学会了基础家庭护理。她们像大别山崖上的青檀,根扎在石缝里,身子却迎着风撑起一片天空。

某部飞行员家属林姐,是一五四医院骨科的护士。一天晚上她值班时,收到幼儿园老师发来消息,说儿子乐乐画了一架飞机,驾驶舱里画了两个人。老师告诉乐乐:“这种飞机是一个人的呀。”乐乐握着蜡笔,仰头说:“妈妈知道爸爸要开飞机的时候,会一直坐着等他的消息。”林姐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眼泪砸在键盘上。那些她深夜独自坐在客厅沙发里望着窗外的时刻;那些她对着丈夫的微信对话框一遍遍打字又一字字删掉,最后只发一句“平安回来”的时刻,孩子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画在纸上。

当丈夫在演练场上排兵布阵时,妻子在家中已然“指挥若定”。身旁的孩子,虽然还稚气未脱,却也开始在自己的战场上不断进步。

15岁的子玉,父亲在海军某驱逐舰

星光闪耀成长路

■刘海燕 徐 玮

理解。尤其是当时丑子冈已将银镯子送给女儿丑松亮,打制银筷子需要丑松亮摘下银镯子,年幼的丑松亮十分不舍……这段剧情让参演的孩子们也非常难过。

老师们将孩子们带到园史馆,对着玻璃展柜内的银筷子实物讲解原委。托儿所内的孩子有很多是烈士子女,我忍的敌人在杀害了他们的父母后并未放过他们,危险始终如影随形。当时几个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保教人员急需进行诊断。传统方式炼制毒药的过程中易产生硫化物,能让银器变黑。为了便于试毒,丑子冈便果断将自己的银镯子打制成了银筷子。

舞台上,饰演丑松亮的孩子几经犹豫,终于摘下银镯子,郑重地对“妈妈

说:“给!”多年后,已是鬓发花白的丑松亮将这双银筷子捐赠给幼儿园时说:“我明白这双银筷子不仅属于我,还属于整个幼儿园,属于党。”今天,或许孩子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但先辈们英勇奉献的事迹,在演员们的娓娓讲述中,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

园史馆内一处显眼的位置,摆放着几块石头画。那是高原上的某哨所官兵,在石头上画下高原的风景,送给孩子们的。此前,为了表达感谢,孩子们表演了节目,录成视频,送到边防哨所。在视频里,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说:“谢谢您保卫我们的国家,您辛苦了!”“您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我长大要当陆军,开着坦克保护国家”……

在幼儿园操场上,还有一处用轮



红星幼儿园(黄寺园)师生同台表演原创红色话剧《一双银筷子》剧照。

图片由作者提供

灯火温情

高原的夜幕悄然降临,室内的灯泛着暖黄的光晕。休息时,我总习惯性地点开手机里连接家中智能屏的APP——那里有我远隔千里的牵挂。

那年冬天,我远赴雪域高原执行卫勤保障任务。踏上这片土地时,女儿刚满1岁,只能含混不清地喊一声“妈妈”。临行前,我把她托付给我的母亲照料,并留下一台智能屏,便于我们视频通话。我对照着智能屏的说明书,一步步教母亲操作,又把一张全家福照片设为屏保,希望能以此缓解女儿的思念。

高原驻地位置偏僻,网络信号时强时弱。初到的两个月里,我几乎与家中断了联系。偶尔发出的消息,总要隔上许久才能收到回复。

一次途经一处高地,手机刚一连通网络,便接连震动。积攒了两个月的牵挂,化作近两百条消息。我打开聊天框,大多是不同时段无人接听的视频请求,后面还有女儿稚嫩的声音:“妈妈,看我!”“妈妈,吃饭!”……每条语音末尾,总跟着母亲的叮嘱:“没事,孩子想你很正常。你安心工作,家里有我。”一字一句,撞得我眼眶发酸。

后来营区换防,有了稳定的网络。我与女儿视频“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这才发觉女儿会说的词句明显增加了。起初女儿还不知道屏幕里的妈妈从何而来,但渐渐地,她竟对这小小的屏幕格外亲近。

清晨洗漱时,女儿会踮着脚尖对智能屏甜甜地问好:“妈妈早!看姥姥给做的面。”傍晚玩耍时,她会举着涂鸦画作凑到镜头前:“妈妈,花花!”临睡前,又要趴在桌边软软地呢喃:“妈妈晚安。”若是受了委屈,不慎摔疼,她总会第一时间奔向智能屏,哭着喊妈妈,仿佛其中藏着能抚平所有伤痛的力量。

转眼女儿1岁半了。那天视频通话时,她拿着彩纸对着镜头咿呀比划,我隔着屏幕轻声回应。她忽然仰起小脸,眼睛亮晶晶的,含糊地念出一句:“妈妈……回家?”

我心头猛地一酸,强忍眼底的湿意。归期未定,任务在肩,我不敢轻易许下承诺,只能轻轻摇头,温柔地说:“妈妈忙完就回来。”

去年中秋夜,我拿着手机等女儿的晚安,却迟迟没有动静。点开软件查看,只见母亲正抱着发烧的女儿轻声安慰:“宝贝乖,姥姥在,妈妈也在屏幕里看着你呢。”看着孩子小脸烧得通红,无精打采地趴在姥姥肩上,我满心牵挂,却也帮不上忙,只能在工作间隙询问女儿的状况,了解用药情况。

误解·理解

■陶晋旭

说句心里话

妹妹说,她长大了要当兵,还要当潜艇兵,这话说了不下10次。我每次听后都是笑笑,反问她:“知道潜艇兵是做什么的吗?”

妹妹睁大眼睛看着我,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说:“哥,我都13岁了,你又当兵,这我还能不知道?”

13岁,多么美好的花季。妹妹如今已在心里装着远大的理想。遥想我13岁的时候,还是个什么也不懂、总给父母惹事的捣蛋鬼。

去年年底我休假回家,父母让我帮忙辅导妹妹作文。我故意抢占了妹妹的椅子,靠在椅背上,颇为神气地对她说:“把你最近写的作文拿给我看看!”

妹妹嘟着小嘴,磨磨蹭蹭地翻着书包。我心想,难道是作文写得太差,才不好意思给我看?

过了好一会儿,她皱着眉头将作文本递过来,说:“哥,不要批评太狠。”

我接过作文本,打开一看:第一篇要求以“我的理想”为主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妹妹笔下的理想依然是长大后要当兵。细细读下来,这篇作文妹妹写得很好,逻辑严谨、语言优美。我在心里给出95分的高分。

妹妹偷偷瞥了我一眼,正好与我的目光交汇。我清了清嗓子,故作严肃地说:“这篇还行,别骄傲,我看看下一篇。”

第二篇的标题是“不成器的哥哥”。我看后一惊,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我十分不解:“什么叫不成器的哥哥?我哪里不成器了?你写的是我吗?”

在我的连续发问之下,妹妹往后退了两步,小声说:“你在部队总是打电话向爸妈抱怨。哥,你都是成年人了,在部队吃点苦就受不了,在我看来你就不成器……”

妹妹说话的音量越来越大,我愣了愣,继续往下看:

“哥跟许三多相比差远了,每次回来都要讲腿上那条疤痕的故事。”

“哥说我最想当的潜艇兵不好找对象,我觉得当兵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等我

远方牵挂时刻在

■高文嘉

去年冬天,我休假回家。一路辗转,信号断断续续。在离家越来越远的过程中,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数次点开软件界面与女儿通话。

推开家门的瞬间,女儿正坐在地上玩耍。她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没有扑过来,却转头朝着智能屏喊道:“妈妈!妈妈!”

我放下行李,飞快地靠近她,蹲下来,哽咽着说:“宝贝,妈妈在这里。”

智能屏里的声音回荡在房间,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屏幕。突然,女儿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伸出小手摸了摸我的脸,随即号啕大哭,紧紧抱住了我,再也不肯松手。

归队那天清晨,女儿还在熟睡。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提着行李箱走到门口,身后忽然传来带着哭腔的声音:“妈妈……”我回头,看见女儿光着脚站在房间门口,眼泪簌簌往下掉。

我到她面前蹲下来,指了指桌上的智能屏,轻声说道:“宝贝,想妈妈了,就对着屏幕告诉妈妈,好不好?”她哭着摇头,却还是松开了攥住我衣角的小手。

走出家门,坐上车。回想刚才女儿婆娑的泪眼与母亲抱着她在门口凝望的身影,我想,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女儿会懂得,隔着冰凉的屏幕,隔着遥远的山海,妈妈对她的牵挂时时刻刻都在。